焦氏四書講錄

焦氏四書講錄論上卷之四

翰林修撰　漪園　焦　竑　著
翰林檢討　鳳池　葛　曦　校

學而第一篇

曰學而時習節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是講學第一章故記者以書之首篇學者於此須反而思之曰聖人且憂學之不講況吾人乎憂之如何亦曰講學而已講也者非口舌之空談也講即是習習即是講合而言之則又曰講習學而時習之者講學之謂也不亦悅乎悅則無可憂矣○學字首見於書之說命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世儒緣此遂謂學只是讀書而

以記誦辭章為學晦庵子又訓學字是效字而只以效法先覺為學曾不思說命之言學者非一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道積於厥躬曰念終始典於學則德脩罔覺所謂道積德脩者皆是心身上用功有得也可便以記誦辭章效法先覺而盡學乎○陽明子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當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當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若曰效先覺之所為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矣○天理原是可欲之善未學時心與理原不是兩箇只為私意間隔所以不能悅今既學而時習之則時時是此天理最可玩味愈玩愈見妙處何等可悅○學習的工夫有生熟天理便復得有淺深吾人為萬感交集或

多不自在只是工夫不熟理趣不深未免意氣累了此心體試於神閒氣定時密密觀此心數數合此心或與知道者勤勤懇懇談論此心不覺怡然悅遊羲皇之境矣此不可以驗所謂之覺哉

有朋自遠方來節

朋來而樂者私小的人或有所得便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我能之而人不能多少可間人能之而止於一二亦未足滿其意也今來從者不止于近而且及于遠方則我所學者人人亦學之我所悅者人人亦悅之安得而不樂樂與悅無大分別總在心裏但樂比悅尤為滿足耳○君子之心渾是天理天地萬物皆我之一體也朋來便有以遂我一體之願彼無樂乎聖人所以急急於繼往開來成就後學

者亦不足功業上做工夫只是此心流通於天地萬物之間欲不間隔而已序易序書刪詩正樂脩春秋立百王不易之法定萬世常行之道者何莫而非此意哉

人不知節

人不知而不慍却是因朋來之樂而反言之既以朋來為樂則人不知而慍亦情之常也故又須不以此動其心慍字亦只是心裏有些不平不要說得粗○為學是我分內的事與人原不相干何必問人之知不知況人之知之於我亦無益人不知於我亦無損今時學者往往以人不知便有悔便半途而廢了所以學不得成惟不知而不慍則時習的工夫始終一致天理純乎其純而君子之德成矣○神龍之潛也與魚鼈

子曰莫我知也夫且[illegible]得聖人道至六尚[illegible]不知而[illegible]本不[illegible]撼天[illegible]之大業[illegible]其下若[illegible]人而知[illegible]可不慎[illegible]

而為伯良驥之伏也與駑駘而同櫪君子之未遇也亦與庸流而雜處泥蘇吠于大賈惟文鍾知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唯孔子知而為之下東知人者能有幾也不知者以此而自慰亦自可以不慍矣○君子是第一等人正與小人反者吾人不為君子便是小人以小人之名加人人其有不怒者乎而顧不為君子何也此章說箇君子為賢為聖都是此等人孔子所望於學者甚大學者要為君子除是學孔子之所學晦菴子云德之所以成者亦曰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深而不已焉耳今觀孔子自十五志學到七十亦不肯休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其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深而不已為何如者吾人須知此學絕可以為君子總是第一等人不有知於人

必有知於天不有知於當時亦必有知於後世也否則碌碌
小人將草木同腐朽矣惜哉

有子曰其為人節

此章有子為仁而發重在孝弟為仁之本要人務孝弟以行
仁○其為人也孝弟養得心裏和順自父兄之外若上若下
皆以此和順處之故不犯上作亂○犯上只是少有些觸犯
不要說得粗鮮字是詞不迫切處已是絕無了不好作亂承
不好犯上來遞下的文法如此○二好字當玩好之者心也
這一箇既好和順又豈好不和順之事

君子務本節

君子二句空空說箇本孝弟二句則指其本之所在晦庵子

云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是以上二句爲凡事下二句總說爲仁不知天下事只爲仁便盡了自仁之外所謂凡事者又有何事大意云君子務道之本本立而道自生道者何仁是也孝弟其爲仁之本與君子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矣○仁是心之全體譬之一樹孝弟是心體所發出是樹之根苗百行是心體所散殊是樹之枝葉若不是從根苗上做工夫不在枝葉上瑣屑理會培得根苗好枝葉自然暢茂○問孝弟爲仁之本如何見得曰以上文看不犯上作亂是爲仁的大槩都本於孝弟來可見孝弟是爲仁之本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今人於父母兄弟間率以睚眦之故而忘一本之恩爲錙銖之利而傷同氣之好夫父母一體之原也兄

第一體之分也此尚以異而視之更何有於萬物思及乎世
窮不疚心彼手足為口腹而奔後不以為勞耳目為心胸而
敝精不以為困者何也以體之一也父母吾元首也兄弟吾
手足也而痛癢之不關若此是尚可以為人乎而況可以為
萬物一體之仁乎故為仁者莫先於孝弟孝弟之道不外乎
以父母兄弟之心為己之心以己之心通於父母兄弟之心
此仁體之最切而至近者吾輩日用常行可以著察而實用
其功者也識得此體而試以存之則真性流行太和充滿視
君師夫婦朋友莫非吾之一體也視天下之顛連無告者即
吾身之痛苦而思以療之視天下之陷溺而不善者即吾身
之狂悖而思以救之所謂合內外而成其仁者端在於此孝

弟非為仁之本而何哉○此處仁字包得有義禮智孝弟既是為仁之本即是為義禮智之本了程子云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要之性中固未有孝弟亦曷嘗有仁義禮智來人有問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者陽明子云此語也要善看冲漠無朕之中萬象具在那裏性中那有箇仁義禮智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仁義禮智出矣

子曰巧言令色章

此章以心為主仁人心也巧在口令在色心體安在○巧令俱是好字樣巧言言得是好的令色色亦是好的正是色取仁的○誰知他不仁○聖人勘破他心事只在言色上做工

去全不關着心體故曰鮮矣仁○此處論仁極細密極嚴切除却大姦大惡忍心害理利己損人的都不說只巧言令色便不是仁了正孟子說充類至義之盡到以言餂以不言餂亦是穿窬之意○聖門之學學為仁而已矣論其所以為之者則以孝弟為本論其所以賊之者則以巧言令色為戒記語者以二章置學而時習章之後寧無意哉

曾子曰吾日三省章

曾子之日省是每日如此不止一日省若臨時就省得緩有不是處就改不是事過後方去省省了却休○大凡人於自謀未有不盡心者惟為人謀便不能視人猶己故不忠忠除是心思所不到則已若心思智慮所到處必罄盡與人○

○問五倫都要以信只以信屬朋友如何曰人於父子兄弟夫婦相與多出真情朋友多不以真情相與者故云信信亦不止言語之間凡事皆要信也○傳是孔子所傳想只是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學習者亦不過習此而已此學最難理會故恐其有不習○三乎字正是省的意思重不忠不信不習邊是有則改之也無則加勉意在外不忠不信不習亦算說得太甚曾子是箇樸實人豈全然不忠不信不習者但或有一毫不足處他便以爲不是忠信習了亦是毫釐上認真的工夫○孔子嘗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參行夫四德者也以此觀之則其忠信與習可知矣○陽明子曰曾子當時用功也不得其要如三省及禮

記問禮諸處之類可見蓋是未聞一貫之前若既唯了一貫則天下事一以貫之矣三省之類何必然哉

子曰道千乘章

人君治國須有箇道不只是徒法故不曰治而曰道道即治也以下五者便是治道○敬者主一無適一字不是一定之一乃是一箇天理凡事主於天理而無私欲之適是之謂敬事君不分可否只要主於一定則主於好貨者便一定要好貨主於好色者便一定要好色豈可謂敬乎○愛人人字百官百姓都在內使民以時卻又專指百姓以時者不直待農畢之時四時皆有農隙也然既說愛人則此句之意亦甚該了而又云此者此使民是使得合義的亦是愛民而不忘務的

但不以時妨了農功則亦爲徒愛矣故又足之以此○使民固要以時就是時使亦要不盡其力顏子云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此說與使民者亦有補○趙相國自謂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定天下半部佐太宗致太平此書所記孔子之言真是的確可行者我

高皇帝嘗曰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吾每於宮中無事輙取其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其治國之良規也以此良規造之天下此其定大亂而致太平之功宋人尤莫能彷彿其半矣盛哉○看來五者不要節節打點只要一敬自足以貫之當國者終有匹夫匹婦或能勝予的念頭自然能是

五者不肯放肆以臨民不肯失信以欺民不肯妄費以竭民不肯苛刻以待民不肯非時以使民都是一念仁厚惻怛使然便是民之父母便是天地生生之意帝王所以致天下之治者胥此而已矣千乘云乎哉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此是蒙養之功作聖皆始於此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衆全是温養他純一無偽之心不傷其渾厚之本體親仁是使他渾厚中又知箇分辨便有羽翼處方蒙養得力學文是謂攝心身之聰如詩書禮樂之類亦能管攝精神消融粗鄙温養和氣故皆不可少也○此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乃弟子要淺淺說行有二句謂六事中隨在行一事有餘力便用這餘

力去學文是要益開發其知能之良不專為考六事之故而六事自在其中若專說考六事的道理則詩書所載豈止弟子之職而禮樂射御數於此六事又何啻一一相關耶○程子曰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經義只用他來培夫是經義學文是培的工夫非根本所在也根本還在行上先說行而後說文聖人教人務本之意切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此是子夏勉人以實學處賢賢孝親忠君信友皆是一人如此○好賢好色此心每相為出入好賢之心易去了好色之心便是好賢之誠若說移好色之心好賢則是還有好色之心在好賢亦不誠也○問人倫莫大於君親此以賢賢為先

是何意自中庸以尊賢先親親又云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以賢賢先君親者亦未必無意也○事父母能竭其力蓋人子此身是父母所遺之身此力亦是父母所遺之力仁人孝子苟可以自盡者尚無所不用其極況以父母之力爲父母之事恐不竭盡而無遺乎居則竭力以爲敬養則竭力以爲歡疾則竭力以爲扶死則竭力以爲殯便是能竭力矣○事君能致其身莫專以死難說此豈人之所常遭者凡人做官只緣以身爲我之身而以所司之事爲君之之事是以因循苟且不肯効忠忠臣義士却不如此舍致了身家之私不計直以君事爲我之事不管任大任小不管處常處變一一効忠於君便是能致身矣○雖曰未學不是別人說此人未

學者必謂之學亦不是說此人果曾學來乃子夏自己說與人雖未學然所行的已是學者之事吾亦必謂之學矣何者學只是學盡人倫人倫既盡了便是實實落落行得的學問不必去讀書然後謂之學也此正得學之本旨晦庵子用吳氏註云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不知其所學者又何事耶

○嘗觀曾子責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師也親也子也人倫之所在也子夏猶不免於罪若此以知講學非難實學爲難吾人其學實學哉 此章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信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君子之學學全此天理而已重厚以為質學便可固然不忠信則學皆無實天理亦無由而得於已是雖有可固之質而無可固之學以此要主忠信主忠信是實心在為學天理不忠不得了然此理亦不易得苟無賢師友為之輔則所學或失其正以此又要友勝已使學問交脩而天理之得者益固然或有過而憚改則前功盡棄雖有賢師友亦末如之何故又終之以改過

君子字只當學者看不重就質說人須是有重厚的質方可為學若不重厚便無基址了縱去學也不成試看如今輕浮淺露的人學得成者有幾（）不重不威俱屬外面說學則不固者天理原在心心存則理存心亡則理亡外輕想是心亡

而理未有能存者矣
忠信是天理真實處乃吾心之故物也為學時要以此為主
人翁家無二主貞夫一而已矣
勝己之友是全得天理之人不如己者友之不惟無助於學
且長了傲心為害最大〇不如己不是損友還是次於我的
或疑我擇勝己者為友勝己者亦必以我為不如而不肯友
之晦庵子曰但不可求不如己者為友若其來也又焉得而
卻之我求勝己者為友彼亦焉得而卻我乎〇友不如己者
如雪入墨池雖融為水而色愈污友勝己者如炭入薰爐雖
化為灰而香不滅友其可不慎哉
問主忠信友勝己之後天理亦能存了何以又有過之當改

曰無心也　為過不是大惡也然若不改亦必流而為惡矣

○過雖聖賢亦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添文過遂非之罪曾子易簀至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矣非過乎堯極鯀為是則任鯀亦非矣非過乎○過勿憚改緊要在速字上看力稍緩便又因循而不改一簣之虧者幾何而不累九仞之山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此是要為上者謹導民之路○人於送終時若不能慎後必有悔雖悔亦無及了故凡殯塟之物必誠必信勿使有後悔總是慎○人有此身必有箇本源雖是遠祖畢竟我是他一脉來的念及於此自有不忍恝然意故追遠○厚德只說慎終追遠者終是所易忽遠是所易忘此而能厚正厚德之全

厚○民德歸厚此德亦不是緣上而後有附歸於道也萬民本厚之德以云爾

子禽問於子貢章

問邦君之政昭昭在外至其邦者誰不聞徇何獨夫子曰夫子之聞政不比他人乃是邦君告之以政而親得聞者但子禽疑是夫子求邦君而後告之歟抑是邦君不待夫子求而自告之歟子貢說夫子之聞政不是與亦不是求然畢竟是邦君告之以政謂之不是求可也如何亦不是與蓋與者邦君之自與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是夫子有以感動之而亦非邦君之自與矣

子禽雖以求與兩者問然其意多疑是求故子貢只以求字拆他○子貢不言夫子之德却只云德容者聖德難以名言

凡此總與邦君相與時說故只云德容○温良恭儉讓都是渾然的氣象不露一些圭角以此動得邦君龜山子云物有圭角者多刺人眼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之亦此意也○夫子本不是求乃云夫子之求之者借也的求字來反說以見異乎他人之求耳○温良恭儉讓還未足以盡夫子之形容須是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纔盡得其妙矣○求字豈可以加於夫子物之精華者尚自秘而不求聞於人故金以砂而蒙玉以璞而藏珊瑚以重淵而茂明珠以驪龍而頷況夫子之至聖而肯求聞於邦君哉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此主於觀人子通上下看父在父沒二句是況觀人子之志

行三年無改句又是觀行中之一節○父在觀志輕歸重父沒觀行父沒觀行又稍輕歸重三年無改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纔可謂之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也○三年之間人子疾痛哀慕方皇皇然望望然庶幾父母之復見者恐自以為得行其志若自幸其志之得行而於前事不協意者率意改之便是大不孝了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蓋孝子之心父母雖有存沒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以自專況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日月易邁三年一隙駒耳此心尚不能存又奚有於過此以往乎○孝字亦難許人三年無改全是一點不忍之心故以為孝若乃心懷欲改之私迫於公議隱忍遷就待三年而後改之則雖有不忍之事

而實無不忍之誠亦不得謂之孝也○不可改者終身不改固不消說其不可待三年者則尤非常之變亦不可預說顧人之所遺何如但不忍之心則皆不可無者矣

有子曰禮之用章

○春秋時下陵上替禮制蕩然有子深有感於任情者之廢禮故發此論謂禮原是和的此天理人情之至萬世可常行者然禮有本然之和而世之狥情者濫其旨爲此其所以不可行也不可以上節重和意下節重嚴意而並看○禮之用是禮之用於天下者非人之用禮也要識得和是情意流通本合同而化意非但從容不迫之意註訓未直○先王之道即是先王之禮禮之通行處便是道路一般小大以事言由

字本道字來雖是由于其禮惟以其和而由之也
禮既以和為貴則凡為和者宜無不可行也而復有所不行
者蓋和在禮之中便為貴而可行其不可行者以其徒知和
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和出於禮之外矣此所
以無小無大而皆不可行也行禮者辨之哉此節和字與上節和字大不同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有子見人言行交際多有悔於終者由不謹之於始故教人
言行交際之始便慮到終而謹之庶不至于有悔○信是與
人約之言初若不義而約他日要踐此言則不義要不踐此
言則又不信此所以必言之近義者然後可從也○恭之中
原自有禮但人之為恭者多於禮不近或太過便失己或不

不及便失人故有恥辱恥自內生辱自外至者惟以禮節文之於初則恥辱遠矣○因是初會之事宗是後來之事凡學問功業必有所因而成一生人品高下皆決於此寔不可不慎始不慎於擇人而終至於喪己者有之此所以必不失其親然後可宗而主之也○荀息氏約以死繼而有玷於白圭節孝子頭容少偏而厲聲於安定龜山子進以蔡京而不滿於清議是皆賢者也猶至於此况其下者而敢不謹之益乎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之學食無心求飽居無心求安而其心之所求者唯要敏於事而慎於言然其心猶恐言之與事未必皆是也又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之何如此其心念念汲汲孳孳者

只在學而已故可謂好學好者心裏好也心學工夫是如此

○居食只以為例凡百外好皆是無求者敏事不專是外面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屬皆事也慎言不止非禮勿言雖以禮而言者亦要慎大段好言的今自是不專心於內只一味誇多闘靡辯不流於巧言令色矣○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君子只緣見得此學是絕好的緣好者不會如好好色也有等人自已不好學了反惡人論學豈以此學是惡都耶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此章重在學上人之處貧富最可以驗學無諂無驕者猶知得有貧富是學之能守者樂與好禮則超乎貧富之外而不知其為貧富學之至於化者也○子貢是汎問夫子亦只就

所問答之樂字好字皆就心上說樂不是樂貧自然有一種樂好禮亦不是圖守富自然而好循禮○蓋富尚易貧而樂更難此樂原是心的本體只為私欲累倒便不完全便不能樂若是克去了私欲心體便不假外求而得仰無愧俯無怍雲淡風輕鳶飛魚躍何等瀟灑何等閒雅更有何物足以易此樂好禮亦只樂的意思不是有兩樣但貧的無事富的有事着在有事時說故云好禮只此一樂也可貧可富可貴可賤可生可死無入而不自得矣妙哉

子貢曰詩云節

子貢引詩之意所包者廣不止說貧富凡百學問都要如此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然却是因論貧富一事穎悟得故曰其

斯之謂與若只說無諂無驕不若樂而好禮就便盡是夫子
所已言者何得為告往知來乎
子曰賜也始可節
學者理會古人之言須要有箇根基詩人含蓄意思深遠故
必須悟的人方可與言詩子貢告往知來是他頴悟的妙處
若與之言詩必能因其言而遂得其意得其一而遂得其餘
詩人之旨趣可以悉達教者之新意亦可以相長故曰可與
言詩也可與言詩便是與他學可與進道矣豈徒詩哉告往
知來只是形容他觸類妙悟意粘定已言未言如何得通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君子之學不必要人知我我却要知人兩知字不同上知字

是人知我之善下知字是我知人之善惡○學者不知人善便不知所從不知人惡便不知所改以此患不知人也○看來此章亦未曾指定學者說凡有官者處已為政只循着天理上不欺君下不病民便是好事何必要人盡知得亦是不患人之不已知否則不免有違道干譽之失了凡有官者擇可宗之人與薦賢才為用以至為宰輔進退百官須是有知人之明纔濟得事亦是患不知人否則賢愚混淆分明傾軋而天下壞矣可不是患○知人亦不在人上察察為知只在我此心心的良知若不昧則人的善惡誠偽一照便了然矣不然亦只是矮人觀場妍媸隨人道耳知人者如是乎○知味不若易牙則必以烹蛇為膾鯉知音不若子期則必以趙

曲為雅樂知實不若衛頊則必以燕石為美玉知賦不如司
馬則必以郢詞為靈均知人者必先自知也信矣哉

為政第二篇

子曰為政以德章

人君為政是正人事德是正己者正己以正人然後天下皆
歸於正○為政以德豈全不用法令但不專用之而以德為
本人所以歸化者亦只在德上不在法令歸化意補在以德
下譬如北辰北辰不是北斗北斗有七星北辰只五星第二
星是君前一星是太子後三星是庶子後宮天樞此星亦微
動但仍在元處不遷其位北辰之居所譬君之無為衆星拱
之譬人之歸化君德北辰是主而人歸是拱是帶說不可兩

平君○君人者須知自已是箇天位是天民名是天子祿是天祿事是天事賞是天命罰是天討何等尊榮何可不以德為政苟不以天自處是自降而卑了天下其孰歸之雖然歸者固以德德之成則以學也有聖學終可語天德有天德終可語王道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然後歸之者盡天下完全是箇天矣何等尊榮哉

子曰詩三百章

詩之言多微婉思無邪一言却直指而明詩之言多因一事而發思無邪一言却全體而盡故足以蔽三百篇○思無邪不依詩就魯侯說亦不就作詩的人說乃斷章摘句要讀詩的人思無邪也○思字最好玩味學者所當致力之地全在

於思思在心裏此處無了滔凡事自皆無邪若就事上去逐
為便無及了縱及打點亦只是作僞見君子而後厭然不是
實學○問夫子不以時字蔽易三百八十四爻執中蔽書五
十八篇毋不敬蔽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却只以一言蔽詩如
何曰思無邪一言易書禮樂春秋皆蔽之矣舉詩是文以詩
該六經也○陽明子曰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
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
是一了百當的工夫○問鄭衛之詩邪矣詩不删鄭衛恐於
思無邪有礙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晦庵此解如何陽明
子曰詩非聖門之舊本矣夫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云惡鄭
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聖門家法夫子

所定三百篇皆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朝廷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者也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也聖門有此說哉

子曰道之以政章

夫子見當時徒尚政刑不以德禮為本故云政刑之效如彼德禮之效如此要人知所重二條不平看重在後條○道以德又齊以禮者德以道之民必觀感而興起於善善或有過不及者卻又以禮齊之使他有規矩可守過者止於禮不及者勉於禮悉歸大中至正之則也○善是民之本心教以德

禮是以其本然者示之故民不待於強自皆恥不善而至於善若只以政刑強之民但知君之令不得不從不知是本心自有之理又焉知不善之可恥而樂於為善也○政刑亦是不可廢的但只好在德禮中兼用若專用他便無益了晦庵子云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述得此意本末可偏廢乎○政刑德礼隨時而各有所重為天下者與為一身相似平則致養疾則攻之政刑者治亂之藥石也德禮者與平之粱肉也以德禮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政刑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而可乎此說亦好

子曰吾十有五章

夫子此時年已七十追叙其由來之漸以示學者知行是合

一之學志學者學之為知行立者知行之能固守不惑知命
耳順雖就知說然知之精處即行之精也從心所欲不踰矩
雖就行說然行之熟處即知之熟也故陽明子云會得時只
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不然却是
四十五十六十只知而不行七十只行而不知矣○學業每
十年一進者旅以十年之工夫然後又進一步○晦庵子以
不惑為知其所當然知天命為知其所以然恐意理之所以
然者就不出所當然之外既知所當然使知所以然知其性
則知天矣原是一時事若說四十只知所當然五十纔知所
以然分而為二便似支離蓋不惑者所當然所以然俱不惑
了知天命即知天地之化育默而契之之謂也或疑默契便

是耳順文似有礙殊不知夫子亦只如此分年數說其實爭差不遠到耳順地位又豈不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乎○問聖人是無欲者却云從心所欲如何曰理亦不外欲欲之合宜處便是理陽明子云人心之得其正者即是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是人心蓋無欲不是絕無是無私欲也從心所欲是欲之合宜而無私者若要絕欲而為理便是槁木死灰豈所以為聖學乎○志字是徹始徹終的工夫都本於此志者心之所之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心之所之者若四時之自行而百物之自生矣夫子其天乎○學者只緣無志便做不得聖人志而不能久亦不是志試看聖人七十年之志何如也讀云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四年佛在一邊志之難久

也如此嗟嗟可不以之為戒哉

孟懿子問孝章

此章以曉懿子為夫告樊遲亦是使懿子聞之之意○無違是通乎上下者且含糊說人子之事親隨其職分各自有箇當為的理得為而不為者是苟簡以事親不得為而為者是僭越以事親均之非理也

生事三句正發無違之旨禮者理也生事葬祭皆以禮是上下各循其理而無毫髮之僭差所謂無違者無違此禮云耳非無違於親之命也○問親之命皆不可從乎曰子貢嘗以子從父命為孝臣從君命為貞夫子曰君有爭臣則無過舉父有爭子則不陷無禮子從父命奚為孝臣從君命奚為貞

夫能審其所從之為孝之為貞也謂之曰審其所從則不可從者違之是矣可從者亦違之有是理乎工夫在一審字

懿子嘗以父命學禮於夫子今又聞無違之教而乃圖郈墮費伐郈皆與州仇同事則不惟違君而且違師矣其無禮也甚哉

孟武伯問孝章

父母惟其疾之憂此必有為而發不然何故以疾為說○憂疾者不但有疾時憂雖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不謹而致疾也人子體此則所以守其身者自當無所不至矣○問夫子之疾見語中者君視之矣康子饋之藥矣子路請禱又使門人為之臣矣豈亦不守身乎曰守之而無疾者理也疾而出於守之外者數也泰山梁木逍遙而歌夫子之卒也無論守

身之孝即僊家之飛昇亦不過此矣而何疾之有哉

子游問孝章

養親是人子之常今人多不能養故有能養者雖未必敬亦謂之孝殊不知所謂孝者不是徒養必養而能敬者纔謂之孝若徒養而不敬便與養犬馬者無別然則今之所謂孝者豈真是孝乎君子之養親慎無若今之孝者也○問以父母比犬馬何若是之不倫曰此是設戒之意故以類之懸絕者為詞見得其罪甚大耳○子游是以禮樂為學的人未必不敬其親至為犬馬之養但恐他節文稍踈漸不可長從惡如崩夫子為之懼也噫以子游之賢猶懼其若此況其下者乎○禮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

難安之來之為子者尤不可不知也敬於一時而已者孝乎哉

子夏問孝章

子夏是直義而少溫潤的人夫子故教他事親之際只有色為難其餘皆不難也○問愉色婉容却亦似易何以謂之難曰此色不是色粧的臉以難者難乎心裏有深愛耳○有事以下只帶着說服勞奉養雖亦子職之不可闕但服勞者有力皆可能得來必是深愛奉養者有財皆可能得亦未必是深愛總不若色之難也有了深愛之色則服勞奉養自不消說矣○看來子夏不止少溫潤之色恐奉養服勞亦少之子夏嘗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而飲食不與焉夫既以飲食為費則奉養亦子夏之

所難者况于色乎奉養服勞者猶不為孝况并此而無之乎

子夏知此則不難者不難而難者亦不難矣

夫子答問孝四章都是要為子的心裏盡孝莫在外面去粧點禮者心之制也無違於禮是無違此心而已憂者心憂之也惟疾之憂是體念此心而已敬者心敬之也愛者心愛之也服勞奉養則不過外面之粗迹矣須是盡此心纔可為孝外面的粧點都無益也陽明子曰子之事親只要有箇真切的心如真心要定省問安雖或有大羈絆不得到床前也是若無箇真切的心雖日日到床前道箇萬福也只與扮戲子相似却不是孝也其此四章之謂與

子曰吾與回言章

夫子於顏子不是初疑其愚後來信其不愚乃是設為如愚之說以形容其不愚之妙也○夫子與顏子言者想必是精縕終日又不止一端他卻與言之時心領神會退後之時身體力行是其聞言不以耳而以心學聖不以口而以身口耳之學望之不啻天壤○問夫子嘗曰予欲無言此何與言者終日曰言可以言則雖與言終日者而亦謂之無言思可以思則雖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者而亦謂之無思為可以為則雖勤勞天下過門不入者而亦謂之無為也○不違如愚如字亦說得活不是死殺字猶云像箇愚人○退省是顏子退而夫子省之然夫子知顏子久矣何待於省顧以為省其私者見非無證之空言也○私不是燕居獨處但不進見夫子

私下與人酬酢之時便都是私若只燕居獨處亦發許多不盡發就行事上說不只徒以言語發明更有觸類引伸互相發揮的意思總是妙悟總是亦足以發○愚字最好大凡人有所愚尤有所智有所智尤有所愚愚於今者智於古愚於人者智於天蘇張智於利名而愚於義理甯武子愚於無道而智於全君晁錯號為智囊而愚於謀身萬石君愚於言詞而智於禮教若顏子者蓋愚於今而智於古愚於人而智於天者也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勇力振世而守之以怯功被天下而守之以讓斯言也其殆庶幾乎其殆庶幾乎

子曰視其所以章

此就觀一人說一人如此人人可知視兼善惡觀察只承善

一邊來視所以者視此人所為或善或惡所為而惡固不復觀之如其為善安知其意所從來者果善否于是又觀其所由所由不善固不復察之如其所由者善安知其心所樂者在善否于是又察其所安自略而至詳自顯而至微則此人之惡也善也真也偽也皆不能隱匿矣○問夫子不知宰予堯不知鯀其如觀人之法何曰善觀人者聖人之法不欲絕人者聖人之心也此之為仁義並行而不悖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故字晦庵子作舊所聞時文且依他說溫故便有以為知新之地知新謂有以長溫故之益意還重知新溫與知亦不止一付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時字每字可看師是待問者也

溫故知新則非問之所能窮矣○愚意故是心之良知所謂故物也新是良知之生意生生而不已者也溫故而知新都在心上說不落聞見的套子總是聖人之學○師道最太師是師表也言可為則行可為法總可謂之師若只把特問說便看得師小了聖人何以特地說箇可以為師盖溫故知新的人正得心學無窮之妙者由是而之焉可為則者此也可為法者此也故曰可以為師矣濂溪子以師為天下善知得師道者無知此韓退之師說亦把授業解惑為師亦是待問之謂也師果知是小小哉

子曰君子不器

人心具衆理而應萬事不器誰不能得只為氣拘物蔽不知

問學所以不能成器小小的學問去得些拘蔽者亦不能不器君子是何等的學問心體保養得完完全全一真寥廓之境融融絕無了拘蔽絕無了限量天高地下往古來今之事無一不能得故曰不器源頭只在心體上若在事業上做工夫如何學得全亦不是不器也陽明子云人只要心體純乎天理到得純乎天理處自能不器如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皆是不器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此之謂矣

子貢問君子章

子貢是能言的人嘗以言亂齊存魯强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夫子曰美言傷信此處若不把行教他便只覺得言之美而不肯美其行了故教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行其

言而後從之重在行上先行其言者行其所當言之理如道德仁義皆是理所當言者然必先行了而後可言而後二字可玩歐陽子曰脩諸身矣不見諸言可也深得此意○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心一存了言自不得不謹行自不得不先此存心之學尤為先務之急也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此就君子小人之與人親厚說君子之親厚是周小人之親厚是比君子以同道為朋道之所在無論厚之多寡皆周也小人以同利為朋利之所在亦無論厚之多寡皆比也○問比既不似周易何以有比吉之說曰周比只爭箇公私周是公的比所謂比之顯者吉矣比是私的周所謂比之匪人者傷

矣○問君子於惡人亦愛否曰惡人怎生愛得雖殺之亦不怨者且去一惡人以遂衆人之害亦不失爲愛之周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旣知得思是思其所知行之理學而不思則其所知行者終是不精到故罔思而不學則其所知行之理終不能實有諸己故殆○舊說以思作知學作行殊不知知行是合一的總謂之學思則是心裏思索知也要思行也要思○問晦庵似學的分數多象山似思的分數多曰晦庵未必其不思象山未必其不學吾人亦不必其同於二先生只各自學而思思而學便是不殆不罔晦庵亦嘗與象山云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不必強其同也吾人亦何必二先生之同耶

子曰攻乎異端章

此章

高皇帝之說最妙但作時文且依晦庵子說異端凡異乎聖道者皆是攻是專治而欲精之不精便淺陋易見不甚動得人斯害也已者已之心術為所壞人之心術亦為所壞生於其心而害於其政發於其政而害於其事是矣○異端端字不只是邪正兩件謂之端端者緒也端緒之所從至為微所易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千里之謬始於毫釐是謂端緒之所在是之謂異端辨之者若不精其不為所亂而害者幾希矣

子曰由誨女知章

此教子路以知之之道是指出知之本體與他看知不知二

句重不知一邊盖因子路強不知以為知也○知是心之本
体天下之理無窮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不知何
累於本體但所知者自知其為知所不知者自知其為不知
此心之明覺不昧自然之知即此而在故曰是知也

子張學干祿章

子張之干祿非如今之求祿者只不無求行求達之念耳有
此一念便去聞見上用工求知於外夫子所以從病處而鍼
砭之多聞莫便言多見莫便行須是心擇其疑殆而闕之而
其餘之可言可行者又從而慎之如此則寡尤寡悔如此便
有可祿之理何必干哉○多聞見正是子張病痛處夫子教
以君子不貴多聞見於聞見中須要闕疑殆慎言行狀歟聯

明到裡面正及約之功也時說並重聞見不是○多聞多見不是學的第一義夫子嘗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此處豈是以多聞多見教子張哉○祿在其中只言人有授祿之理已有得祿之理祿而得也因其學至君求之機即令祿而不得也亦無愧於可祿之理不以遇合為有無不以名位論得喪者也若時說謂言揚行舉使可得祿使是教以干之方法了不是

哀公問曰何為章

哀公望民之服是專責之於民夫子告以舉錯之公是要責之於己○民心何常撫則后虐則讐故舉直錯枉則上有以

正身而下有以安民使其撫我之后民心自然服舉枉錯直則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使是虐我之讐民心離背服之也○舉錯是國之大柄當時舉錯已在季氏而不在哀公夫柄失矣夫龍之神在於淵虎之威在於山龍不淵而特虎不山而柙則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劍矣舉錯之說夫子亦是要哀公收大柄耳大柄者君之山淵也龍不可離淵虎不可離山而君獨可離柄哉

季康子問使民章

康子所問亦是專責之於民夫子所答亦是要責之於己○敬忠勸三事看不可泥以字○臨之以莊我敬矣故民亦欲之孝慈與切我忠矣故民亦忠之舉善教不能我勸矣故以

亦勸之皆是以類而應者則字是破使字意自然之效不從
於使而然也

或謂孔子章

夫子不仕之故難語或人故托詞以告之施於有政不依書說施為一國之政乃施為一家之政也是亦為政二句泛論其理如此政者正也居家而能正人亦是為政矣何必居官而後為為政乎○春秋一書尤見夫子之政人見夫子之不政以人而不知其政於天下也人見夫子之不政於一時而不知其政於萬世也春秋賞一善則萬世以之而勸於善春秋罰一惡則萬世以之而懲於惡是亦為政矣何必正人於一時而後為為政哉

曰人而無信章

人而無信便不可行了故以車無輗軏為比輗軏是車與牛馬接處的物件信是已與人接處的道理此喻最切其何以行之就那說然則無信之不可行者何以異於此乎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一代為一世此與三十年為一世者不同○十者數之終十世只言其多百世又極言其多

子曰殷因於夏禮節

禮字是此章之主是聖人知來之訣殷所因者夏之禮周所因者殷之禮而其所損益者皆不過此禮之制度文章然則其或繼周者所因亦必是禮所損益亦必是禮之制度文章

是未來的事只一箇禮却便了矣不亦可前知乎○夏禮殷禮是行於朝廷行於邦國者馬氏謂三綱五常須看得好五常者五典也三綱即在五常之中又言之者舉其大也三綱五典中親疎貴賤相接之體方是禮不可便以綱常為禮三綱乃天下通道仁義禮智信乃天下達德豈禮之謂哉文質是一代治體時之所趋不得不然非聖人有心損益之也三統乃一代正朔関係最大損益亦不止此須就制度文章上看○上二可知是已往之事下一可知是未來之事知字兼因與損益說○其或二字謂然有不忍絕周之意我周之天下固傳之於萬世者其或天命不常而有繼周之人雖百世之遠亦可知也況十世之近而已乎○問繼周者秦將先王

之法一切掃除果如夫子之說否曰恭維掃除先王之法然綱常終泯滅不得如尊君卑臣自是有君臣之禮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但其間損益太甚而有未當耳夫子之說果竟驗○天時有春夏秋冬人事有汚隆升降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百世以下之事亦未有不知也乃不以其他告子張而唯禮云禮云者十世之間子張務外之病發矣以禮告之者亦約之以禮之意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章

鬼神各以類應非所當祭之鬼精神氣脉原不與之相屬却去祭他是諂之以祈福也鬼神亦不以福應之則何益矣○綱常名義所係理之所當為者不知猶可諉也既知之而反

不為是氣不剛勇而不足以配義也故曰無勇見字註訓作
知亦是要之亦不是真知○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嘗驗之
天下之人其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
義者必不諂瀆於鬼神二者每相反云

八佾第三篇

孔子謂季氏章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夫子却非季氏者蓋為綱常誅為
世道誅僭亂而反正也即是作春秋之部易恐之一字正說
出亂臣賊子之心亂賊之僭竊者都起於恐心容理來見可
恐以大事說孰不可恐以小事說大夫舞天子之八佾要說

大馬者此而尚恐為之則尺徇私欺公未甚逾乎大閑者皆將恐為之而無所不至矣○八六四二佾數爭得幾多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二尺耳自常情視之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然君子毎力爭之者何也大隄雲横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隄之損益也然水潦暴至勢與隄平苟有尺寸之土未没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繫於尺寸之土耳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竊之源然則君子力爭於毫釐數目之間者果迂乎哉

三家者以雍徹章

八佾可忍是不仁雍徹奚取於堂是不智惟其不仁不智是以無禮無義○奚取於三家之堂者三家之祭無辟公為之相也無天子為之主也亦何取於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之詩而歌之乎○程子以三家僭竊其因魯之僭由於魯用天子禮樂是也然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則誤矣嘗考魯惠公時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樂於周周使史角往賜之惠公留角角後為墨翟之學於魯是魯用天子禮樂者自平王以下然也若其初既有天子禮樂惠公何以又請耶祝鮀叙成王命魯之詞亦無郊祀等事則非成王之賜明矣程子歸過成王伯禽特因記明堂位禮運等語云耳其亦不免因襲漢儒之弊哉

子曰人而不仁章

仁是人心之天理禮是天理之敬處樂是天理之和處人心天理不斷便自然和敬禮樂都從此出若此心恰了天理則失却禮樂之本雖聽前人禮迹去為禮樂之文然心裡既不敬體貌亦自不淡洽心裡既不和聲容亦自不貫通其如禮樂何也可見欲為禮樂者不必求之於禮樂但當求之此心之天理而已矣

林放問禮之本章

林放以當時為禮者皆是繁文不是本之所存故問礼之本禮有本有文專事於文則蔓藤纏繞根幹反為蒙翳專事於本則非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而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此

放之問所以為大也一說大其問是大其有超世之見而從

此可復視先王之禮也註中得其本以下勿用

禮貴得中儉亦不是禮之中但與其奢也寧儉儉乃禮之本

也戚亦不是禮之中但與其易也寧戚戚乃禮之本也此正

是斂華就實返本之意非不得已而酌量之詞蓋忠信禮之

本〇儉戚則近而易近者也〇矯時之弊而示以切近之意故曰

寧也〇禮字總吉凶之禮說卻又云喪者哀儉之意猶未十

分懇到故又以寧戚足其意

子曰夷狄之有君章

當時諸侯大夫陪臣都僭亂夫子傷歎之云夷狄雖不知盡

君道然且有君長以統屬不似諸夏之亡君反以下而僭上

也夫諸夏是禮樂文物之所在本非夷狄之可比者乃至不如夷狄則其衰也甚矣○夫子作春秋尊諸夏貶夷狄此卻不是尊夷狄而貶諸夏只借夷狄以甚痛中國耳亦不得已之情一至此乎○問夷狄國夷狄也吳楚徐越春秋何以亦謂之夷狄曰吳是太伯之後楚是祝融之後徐是伯益之後越是大禹之後夫子豈說他是夷狄之人乃說他是夷狄之俗當時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而稱王王非諸侯所得稱者故春秋比之夷狄韓子云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劉氏云夷狄中國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居四海亦中國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亦夷狄也夫子以四國為夷狄者其此之謂哉

季氏旅於泰山章

季氏欲祭泰山只在謟之以徼福此時尚未祭故夫子教冉有救之然季氏之僭竊不可以名義止之者故但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既知禮必不享非禮之祭既不享其祭必不降之福然則亦何益之有也重在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進林放勵冉有之意不重○曾謂泰山二句所以教冉有救之之法者亦在此林放問禮或者適當此時故獨說放○郜鼎之諫哀伯能救矣而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救者威公也匈奴之策嚴尤能救矣而君子亦不謂之忠以其救者王莽也即冉有能救季氏亦君子所不滿者也况又不能救乎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等德器何等度量絕不見爾我所以無一些爭必也射乎詞氣急說下去仍是要說其無爭意非是說君子於此亦有爭也蓋射者以中否定勝負此時宜若有爭然君子則和容時出次當階及階三揖而相讓乃升堂發矢其雍容揖遜見於未射者如此既射時又相揖下堂俟衆耦皆下勝者揖不勝者升堂而立飲其雍容揖遜見於射畢者又如此是雖有勝負之較然却雍容揖遜勝者不驕而飲不勝者亦不忿而飲其爭也自是君子的爭矣以君子豈誠爭哉故曰君子無所爭　其爭也君子此尚不為爭況其他乎讓能讓功讓名讓利舉天下事無一而不讓矣夫子露出一箇讓字便是爭字對症之藥　讓之反是爭爭之

一字不但到不好處害事就是好處或勤勞社稷而有爭能

爭功之意思便壞了多少功業或講明道義而有爭執己見之

意思便壞了多少學術皆足以亂天下故克讓自美事而子路

之不讓夫子哂之也以此哉○問人臣當廷爭時恐亦不得

不爭曰廷爭時也要讓豈可無人臣禮者於諷諫是為讓如

此而廷爭亦是其爭也君子○君子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蓋至天下莫能與之爭而後見君子無爭之妙矣落便

宜處得便宜信哉

子夏問曰巧笑章

巧笑三句詩都說婦人容貌之美而以為絢素是色之白婦

人家不甚白的多以鉛華粉粉來白他的人自然美觀不用粧

采為絢素就可當絢了故云素以為絢子夏疑素如何為得絢夫子云絢是繪事繪事是粧點采色素是自然的美質自然的第一美便是先一著粧點的次樣美便是後一著繪事不及素色故云繪事後素若說素是粉地繪事是五采素以為絢是把粉地做五采人人曉得不是子夏何至此拙而疑之繪事後素是五采後於粉地人人亦曉得是如此又何待夫子說也禮後乎子夏因此悟得禮是文忠信是質采色不及素色可見文不及質了然則忠信其先一著禮其後一著乎○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心禮者人之繪也忠信者人之心也不忠信而徒事於禮繪人耳可謂之

活人乎○禮後乎是真説不是閑詞起予者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扣擊亦無發洩於外一番説起便一番精神以此深嘉子夏可與言詩○子夏嘗曰詩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彈琴而詠之亦可發憤忘食夫子曰商可以言詩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此可以窺子夏詩學之淺深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章

當時周文靡極矣文敝則宜救之以質禮存夏殷尚可以救周禮之衰而今則無徵無徵便不信不信便人不從所以可惜○夫子思夏殷豈能從新整頓一番蓋周之文原不在忠質然本是參酌二代而成者到文勝時初意盡失故夫子欲

借文獻為話指點出國初美意與人看昊人既厭憶文獻又

無徵不亦傷哉○問文獻不足亦不知夫子又何所考而能言

曰不足若不是全無但闕畧而不完彫零而不咸夫子聰明

屢智得其一二便可觸類以知其餘況周禮是監二代而損

益者則據周亦可以考而知也但其詳不可得聞矣○杞宋

亦嘗考得他是二代之後繼國祚有獻衰而先王典禮湮滅

有守者方為無憑文獻不足是誰之過哉噫禹湯其窮矣夫

子此屢亦傷之也夫

子曰禘自既灌章

此是聖人微詞祭禘非禮故夫子發此歎謂禘自一灌之後

吾以不欲觀之矣蓋未灌以前無幾許時其禮事未聚未可指

見得夫既灌而往禮事舉矣但見自始至終皆非禮之當然故不欲觀也然其意思含蓄不露須得他欲言不言慨然太息意思方是悔庵子浸以懈怠與失禮之中又失禮俱似未妥

或問禘之說章

或人是因魯有禘而問禘之說夫子以或人固不足知禘之義而不王不禘文象之所當諱若故託為不知以答之知其說者天下如示諸斯正見禘之義甚大而難知也○知其說知字不是奉行故事粗知牲儀文之知乃自己仁孝誠敬之至知得極真切為然亦不是把禘禮去治天下禘禮與天下原不相干知其說而天下易治者說是箇仁孝誠敬之人則仁孝誠敬之所推天下無一人而不在其範圍曲成之中矣若

只知此儀文之說就易得治天下則祝史之類可以宰天下成康以後之君行禘禮者不皆可以致成周之治乎○指其掌句輕記者恐人不知示諸斯斯字為何所指故特言之人的一身指揮皆斷掌至近至便舉而措之在我而已矣治天下者如此真易易哉

祭如在章

此章重祭如在二句吾不與祭二句只以其言為證蓋不與祭如此則與祭之時其誠為何如耶○祭先如先人在祭神如神明在如在二字是形容夫子奉祭之誠○吾不與祭是有大不得已之故如不祭指精神言蓋吾之典禮人可得攝吾之精神人不可得攝也註中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是學者

補出口氣

王孫賈問節

凡祭五祀皆迎尸祭於奧時俗不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戶霤門行而曰寧媚於竈者竈以火爨有炎熱之勢而人生日用飲食皆出於此猶權臣當國爵祿之柄皆出其手而趨炎附熱者莫不媚之也

子曰不然節

夫子此時在衛王孫賈見其事君盡禮便說是媚君以徼福而不趨附於他故有媚竈之諷夫子却只撇媚與竈者評之不關着巳事亦不關著王孫賈事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天即蒼蒼之天是把至尊至大者壓倒與竈然天之所以為

天者理也凡事逆理便獲罪於天而有禍無處可以禱得倚
於竈禱於奧都不能免可見此等神不能免禍亦不能為福
也何必媚他只當順理事天而已矣○衛之君臣皆竈也王
孫賈自以為竈復塗偵以靈公為竈偵曰臣夢見君公曰何
夢曰夢見竈君公怒煕曰夢君者夢日今夢竈君何說也曰
日之燭天下也一物不能蔽竈則前之人煬後之人無從見
矣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以此觀之衛之
君臣皆竈也哉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周損益二代之禮而為文非以文去損益二代之禮也時講
多用尚忠尚質等句不知此西漢儒者之說不用可也○夫

子從周是從先進之文須於揄揚中隱然得感慨意若曰當時之郁郁意後世無以加而豈意有今日耶方玆之不然時之文靡甚矣夫子復奚取焉為下不倍章無此意

子入太廟章

入太廟每事問是夫子始仕而助祭之時蓋祭禮之儀文度數夫子平日雖講之熟然猶未見其行事之實故今助祭之始不得不問問之曰每事則又非但一問而已彼當人助祭自己執得一事只答應故事行之且不能明白於心況每事乎原其心是不以此為重而無敬謹之意也夫子之心却不敢視為細故非但欲知己之所執雖他人所執者亦皆欲知之若只知得一事而他事置之度外必俟每入而每問焉則

亦不足謂之敬矣○陽明子曰聖人之心只有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的節文出來不知而問亦是天理的節文所在故曰是禮也恭敬以爲敬謹之至則是聖人亦去不得箇矜字矣○呼之以鄹人之子而有不知禮之誚斯人亦甚倨矣夫子置之不校只平平說箇是禮也此是何等氣象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際不與藩籬之鷃而校高下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潴亦豈與尺澤之鯢而校小大哉

子曰射不主皮章

儀禮云禮射不主皮此處也須用禮字貼射字上不然恐誤以爲武射武射還要主皮禮射却主觀德不全裸股肱決射

御的人君以皮為主便失觀德之意○德力兼全者此人不多有力無德者若主貫革則此輩皆可能無力有德者若主貫革則此輩反不能其何以觀德故曰為力不同科○古字所該者遠不指武王散軍郊射之時此道自唐虞夏商來已如此夫古道不見於當時者不知其幾矣夫子獨於此而歎息謂非憫戰爭之禍而傷德化之衰哉

子貢欲去告朔章

天子諸侯皆告祖此只就魯事說每月告朔用一羊一年用十二羊○魯文公時春秋書公四不視朔此不告朔之始也○朔是諸侯受之天子藏之祖廟者告朔請行尊祖之孝尊君之忠皆係於此〻〻禮所關亦大子貢欲去羊非惜小費大

意謂餼羊之供為告朔設也告朔不行供羊何用大抵是有
激之言耳夫子謂禮雖廢而羊存後人或因羊以求禮禮猶
可復也若羊一去後人既不見羊便不思禮而禮遂終於亡矣
不亦可惜也哉然則不愛禮方可去羊若愛禮如何去羊得
此夫子之意也○古者諸侯各自紀元天子所存只有正朔
若又併朔不告則諸侯但知自專而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子
存羊之說其亦存周之意歟

子曰事君盡禮章

此夫子況就時事說如今事君盡禮的人反以為諂不顯然
說着自己身上○禮謂之盡見非有所加也禮本如是亦如
是而盡之耳○當時君弱臣强人都蔑了事君之禮故以盡

禮者爲謟禮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盡禮者爲謟無禮者爲孫此亂賊之橫流所以不能止歟

定公問君使臣章

君使臣以禮使盡了君之道臣事君以忠使盡了臣之道二句平說○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意可作結局夫禮之用大矣不徒敬之而已也等威之辨者禮也僭竊之殺者禮也是時三家最強定公謀以吳越伐之非禮矣徒激其変而無益也以禮之對夫子含蓄多少意思不知公悟否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關雎之哀樂不淫不傷專在后妃之德然亦重詩人之性情不過其則上蓋雖有后妃之德當哀當樂苟哀樂之太過亦

而淫哀而傷也唯詩人之哀樂不過其則夫子所以稱之云○哀樂正是中和之所在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關雎一詩果是協於中和夫子序詩以之為首與又舉之以為訓蓋惓惓要人養中和之性情庶乎大本立而達道行也說者以詩首關雎為重夫婦之意謬矣

哀公問社節

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問社於宰我想是因火而有所懼宰我此時一言之得失便足為社稷之禍福柰之何其不謹也○社而樹木是使神有所依然亦各因其土之所宜如夏都安邑宜松未必天下之社皆以松殷都亳宜栢未必天下之社皆以栢周都豐鎬宜栗臯亦宜栗未必天下之社皆以栗

宰我縱以各樹木之所宜者對亦不是立社之本義也況只以松栢栗三者對乎而又加以使民戰栗之一語乎○看來宰我列言語之科此處言社豈是全無見者舊說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已有殺伐之心宰我說使民戰栗是勸之斷也得其意矣

子聞之曰節

宰我所對事関社稷之重故夫子責之深然責他之意在言外此三句只汎說未經繳云予之失言亦事之成者而吾不說事之遂者而吾不諫事之往者而吾不咎說之諫之咎之亦無及也往者不可救来者猶可追夫子於宰我雖云不咎其既往實則欲謹其將來耳○哀公嘗問殞霜不殺草春秋

何以記之夫子曰此言可殺也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況於君乎是亦以殺伐啓哀公矣柰何又深責宰我乎蓋殺伐之事唯聖人能得亦唯聖人言得賢人雖是言得然亦未必能得假饒哀公付宰我以三桓之殺伐果能之乎如今作九遷圖者非不善言殺伐及虜人入寇使之將兵乃束手無能而為天下笑夫子以此深責宰我恐其能言而行不逮也不貞吉夫貞凶賢人以下者其不可不成哉

子曰管仲之器節

管仲器小夫子是惜之之意器小且莫說出所以小來若說明白或人便知了何以疑其儉又疑其知禮

或曰管仲儉乎節

儉者斂束而不開闊近於器小故或人疑器小為儉○管氏有三歸之臺是勞民傷財築之者一事設一官官多便廩祿之糜者亦多即此兩事奢甚矣焉得儉乎

然則管氏知節

儉者吝嗇而不顧大體近於不知禮管氏既不儉故或人又疑其知禮○諸侯設屏於門內大夫只當垂簾管氏亦於門內設屏便不是禮諸侯為兩君之好賓主飲畢皆反爵於坫上大夫則不當為此管氏亦有反坫者他相桓公霸天下諸侯朝聘時凭私覿他家故設此以延之然亦不是禮也○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塞門反坫雖事之小者然名器一假便有無君之心其罪大矣○管氏只

緣器小見得有些一匡之功便自以為驚天動地奢而氾禮全無忌憚若是器量可大受則雖功如周公亦且自視欿然矣何有一毫奢僭之事乎功較之召忽却有餘量較之周公却不足夫子大其功者為天下幸小其器者為管氏惜也○管氏真可惜看他著書五十八篇經綸備具而尤以禮義廉恥為重惜不遇王者耳遇王者亦可為王佐哉

子語魯太師樂章

當時樂雖廢缺猶有可知者故夫子以語太師始作從之二段正是樂之可知者翕如與純如皦如繹如對以成遞承始作從之二段說○翕是樂音之合奏純是樂音之和暢純疑於相混了其中却皦然而分明皦疑於間絕了其中却繹然

而連續翕如純如皦如繹如是一時事以成者如此方成箇樂方不失先王作樂的本意註訓一終恐未然○看來太師是樂官豈不知樂々其可知夫子不是說樂音之類蓋樂是人心精神發揚處先王因之而作者故曰非無因而強作純如是和也皦如是敬也繹如是和敬一貫也此等只從內細分說無有次序皆心體之正流出也此是就樂音中指點出大本來說心術性情之變盡於此動天地格鬼神者備矣鍾鼓云乎哉

儀封人請見章

夫子此時行經儀邑故封人請見君子二句是對從者說他平日不見絕於賢者所以求見夫子也從者見之內要以夫

子之道德稍發揮見封人於此已有所感悟○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是使之得位設教也木鐸字不必泥只是借用的位之得否封人亦不能知所以知者夫子之道德如是乃天下之善鳴者也天必使之鳴道而教天下矣

子謂韶盡美章

夫子此章只論韶武不論舜與武王講只就聲容上發揮不必究極根源傷夫子渾然口氣○樂以象德象功盡善內固本於功德盡美內亦本於功德不宜分看○美善總就聲容上說就聲容外面看便見他美處就聲容裡面看其所以為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問韶武盡善未盡善何處見得分曉曰韶樂九叙之歌九韶之舞是何等從容武樂總

千山亦久綴而待至夾振而駟伐滅商而分治是何等發揚蹈厲便見得一盡善一未盡善○聖人之揖遜征誅皆時之所為武未盡善武王之遇世夫子傷之也惜之也不是以韶来形容武短處止齊子武未盡善論亦可叅看○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文王處此畢竟如何陽明子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到武王伐紂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至興兵必然這一分亦来歸了文王亦善處紂必不至如武王之甚○此處曰武未盡善者恐後世亂臣賊子以武為口實而竊竊神器也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恐後世昏君暴主肆行於上而無所忌憚也聖人之為後世慮遠哉

子曰居上不寬章

寬敬哀都就人心衆說吾何以觀之者言其大體既失末節何為故不足觀即世人所謂如何者得上也晦庵子謂觀其所行之得失似不必然

里仁第四篇

子曰里仁為美章

此章是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不專為擇里而發蓋云宅身之處且要以仁為美況於宅心而可不以仁乎孟子引此釋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正得此意若只在里上說有甚大關鍵○里仁之仁是風俗之厚ㄥ里中安得都是仁人只有仁厚之俗便為美賙恤保愛以全其生薰陶漸染以成其德是也焉得智者不擇而居

猶之可也既擇而又不居仁却是以仁為不仁是非之不明
甚矣烏得謂之智乎

子曰不仁者章

此示人全其本心以貞遇也仁是人心之本体本体無失可
貴可賤可富可貧無一之可亂矣○不仁之人不可以久處
約長處樂者暫時或勉強處得至於久長必濫溢而不可處
○仁智以人品說安仁利仁以與德說究竟則安仁利仁正
仁智之所以為仁智者安利二字都要說得好不是議其優
劣只云此等人纔可以久處約長處樂○好仁者無以尚之
仁是天理想見時自有一段光景深味時自有一般旨趣亦
不是愛貧賤厭富貴絕世故排物累如莊列然見得天理透

了那一邊自然全輕不知其為富貴不知其為貧賤只知有箇天理而已夫子飲水曲肱之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皆實事也

子曰唯仁者章

好惡自有箇天理至公處大人來能全得天理不免有私則所好者未必其當好所惡者未必其當惡是皆非能好能惡者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至公無私其所好者好其人之猶天理也是天理所當好也其所惡者惡其人不猶天理也是天理所當惡也一好一惡只知有箇天理而已何嘗私於其人乎故曰能好能惡以此公天下之褒貶則天下以榮以辱以此公天下之賞罰則天下以勸以懲不可作等閒看

子曰苟志於仁章

據夫子語志仁只說他無惡而朱子云方志仁時便無惡則尚字亦淺〻看不必當誠實字看惡即是不仁心無二用既專用在仁便不用在不仁而絕無為惡之事矣

子曰富與貴章

心体上不可着一物富貴貧賤之交正是驗心体的大關頭審富貴安貧賤方完卻心體是何富貴不審貧賤不安便失卻心体便是不行存仁方是君子去仁便不是君子所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雖至於造次又至於顛沛皆必於是而無違也此章只如此看取舍存養等語可置勿用

君子為仁衹不為成名之故但仁喪則名亦喪耳名之一字亦是從淺處歆動人不是教人名聲上做工夫

無終食違仁猶中庸不須臾離道一般終食是借言其一頃刻耳食字勿泥造次顛沛必於是正是無終食之違處非是一節密一節也君子終身事業只此便是存而順沒而寧矣至哉

子曰我未見好仁章

此章亦勉人為仁之語首條雖歎仁人難見次條則說用力而力便足可見為仁亦甚易末條說力不足者未見亦是斷為仁之甚易都是激勸人意思晦菴子云不敢終以為易却又以难阻人非也好仁惡不仁者夫子亦不以為絕無但云我未見此人好惡俱是自己身上事非好惡他人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總是一人也不可泥兩者字作兩人看○好仁者無以尚之是舉天下之物無以加此仁然亦不是盡物而去之

惟其心不累於物而已以此無物之心行於萬物之中則視聽言動皆吾仁之則也富貴利達皆吾仁之施也雖日酬酢於其中而亦莫之能尚矣○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其身不仁之事不要說得粗只略有些差處便是所謂纖悉必除也若工夫未到細密則此等人亦容易了何以未之見耶好仁惡不仁者雖難得見然亦是人不肯用力也若能一日用力於好仁惡不仁則無以尚之不使加身之地位亦我可到的地位矣力又豈有不足者乎

人品不齊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或有之但我見今之人多是自暴自棄不肯用力的未見有用力者也若肯用力豈有不足者乎○晦庵子偶未之見偶字不知何說也是果有力不

足之人而但偶未之見者耶

子曰人之過章

此主於觀君子之過謂說人之過也二句兼君子小人至觀過句纔單說君子不足蓋各於其黨內已是說過各有黨而君子之過不類於小人也欲觀其過斯知其仁矣○君子之仁不是必待有過而後知者但雖有過亦即此可以知其仁如夫子以昭公知禮周公以管叔監殷是過也然夫子厚其君周公愛其兄非仁而何觀過知仁正此之類矣○辟穀不足以病于房庾輪不足以蓋孔明析履不足以咲安石一過何足以議君子乎味不全貴人不全美乎權衡而口繩墨吾恐人人皆嘅去之果核也是故責己者當于無過中求有過

觀人者當下有過中求無過斯可矣○玉有纖瑕而價倍於侯玉珠有微纇而光馳于千載以小疵不足傷大美也夫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惡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聖凡之量相去遠矣觀人者為鮑叔耶夫子耶

子曰朝聞道章

人各有箇面目道是本來面目也却不自認得更不知求之此是何等樣人終其身埋沒在波蕩膠擾之中此身亦只是一團血肉的軀殼夢夢然死下何益於世也故夫子謂朝夕之間若得聞道雖死亦無恨否則有無限可恨者矣聞字不是耳聞直是有心悟之妙也聞了便可以死此聞豈淺淺哉

子曰士志於道章

問士既志道如何又恥惡衣惡食曰此志字只是心要求道還未曾有得者若既得了道使見大而心泰豈復有惡衣惡食之恥○凡百外物都是惡衣惡食之類名位不如意而恥金玉不如意而恥宮室田業僕馬器用不如意而恥是皆恥惡衣惡食之謂也○人須是於道知所重輕々々外物不足以動之與之議道總有益恥惡衣惡食的人既為外物所奪於道不甚知所重輕之議道亦終是不信不為也故曰未足與議○理欲是大關頭不曾過得此關便受許多磨障若處士君子立志須看實勇稱有搴旗斬將之功纔得過此關頭過此便是正大光明的世界荆棘絕不生繁花絕不染所見唯松栢芝蘭鳶魚麟鳳而已矣妙哉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章

君子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語意要串着說猶云不如彼而如此也○義之與比畢竟亦有主於為處亦有不肯為處但其所爲所不爲者都是義之所當然不似適莫者只徇一己之私而未必其合義也○義理原在吾心事到面前酌之便出不是外面尋箇義來處事亦不是先立定斷義來處事若先立定箇義便又是適莫矣可謂義乎

子曰君子懷德章

此就君子小人心之所懷說是從心術之微分別其人品也○懷德者無所爲而爲善懷刑者有所畏而爲善懷土者亦
己之所有懷惠者利人之所有懷德之君子高於懷刑之君

子懷惠之小人又下於懷土之小人一級矣

子曰放於利章

放利而行利己害人處必多所以多怨不惟被害者怨雖不被害者亦怨惡他盖利不以義而得人情多不平也〇造物無常榮華有盡百年興替不啻朝昏有道者以故等人世為春花蝶夢一切身外之利視之若蟬翼蝸涎不與人較盈縮也且利中如金銀者亦是箇精靈之物要在世上運用流行若閉却在家不用此物也尋箇出路不有横灾浪費便有蕩子花用美到此則平時所積聚者盡入他人之手此身却是人守錢之奴此家却是人損錢之庫亦何益也嗟哉利名碌祿過於酒酣得人心死不醒思及於此自當醒悟

子曰能以禮讓章

此說有國者說讓即是辭讓之心所謂禮之實也唐虞濟濟相讓便有太和的氣象文王虞芮質成便有移風易俗的機括蓋禮以為國無非使人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全是讓也士大夫讓於朝庶民讓於野何有於為國○古稱揖讓而天下治正是此意若禮不根於中心之讓而徒飾虛文則世之所謂以禮者偽而已偽不可為禮而可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章

此俱就學者說患所以立求為可知只是一箇道理對名位兩者說雖有一患一求工夫卻只一箇盡了這一箇工夫則以之立位者此理以之知名者亦此理○求為可知不是以

此去求知只就患莫己知而云也亦是不得已誘人之詞〇穀梁子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然則有可知矣而莫知罪在友而已矣有所立矣而無位罪在有司王者而已矣吾何罪然而亦何以患哉

子曰參乎節

聖人一心至定至靜無聲無臭純是一箇天理其純粹靈覺流動活潑處真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從心所欲而不踰矩非一以貫之而何也〇萬事不外一理萬理不外一心求理於事則萬事萬理愈煩而愈難求理於心則萬理一心愈簡

而愈易曾子此時苦難而求易厭煩而求簡已知得貫通心
學之妙了但未有箇印證故一聞夫子一貫之說便不覺機
之相投心之相契而應之甚速矣○晦菴子謂曾子於其用
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愚意体用是一
原者体未立用安從生且既未知其体之一則心下不免有
疑如子貢曰非與安能曰唯而應之甚速乎縱能一時就應
得至於忠恕而已矣深中体要之語豈一時之所能杜撰乎
夫子此時亦不是慮他不知其體之一只與他一判決作箇
證驗耳所謂過而機得是以傳而必遇也

子出門人問節

門人不必究其出於何処一貫忠恕名雖不同總是一心只

一箇忠恕之心而可以事上使下可以交於前後左右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行之終身是一忠恕而別無所事也非所謂一以貫之乎○此忠恕是夫子之忠恕莫誤認學者之忠恕蓋一貫學者未易曉忠恕夫子與學者都有之故借來說使他知一貫不過是如此耳勉然自然之說不用○一貫忠恕曾子此處既發明之又詳發於大學一書嗚呼夫子於時曾子年纔二十九一貫之明已在此時聞道之蚤如此吾人乃有白首而未能明者何耶○誰人不有此心誰人不能一貫只為私欲蔽了是以貫通不去耳青天不墜浮雲障自然現出家家月大本達道一以貫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誰謂聖人此學竟為絕學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義利說得廣亦說得微耿凡無所爲而爲者皆義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喻是心裏知之深喻義者克類之盡終是喻喻利者秋毫之析纔是喻○喻雖心裏亦要說到事上深知乎義者事到面前只知向義上做去故曰喻義深知乎利者事到面前只知向利上做去故曰喻利喻義者雖未求利然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義利兩得之矣喻利者雖專求利然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義利兩失之矣學者亦何憚而不爲君子何益而甘爲小人哉

子曰見賢思齊章

善是即吾所本有者爲之惡是即吾所本無者去之皆非待

人而後能者但見賢見不賢則益啓吾好善惡惡之心而為
善去惡者益力所謂內外交脩之學也夫子不是教人專在
見聞上做工夫見之者固是人矣思之省之者非吾心而何
耶○見賢是以金遇金見不賢是塩亦可以洗金也見賢是
以錦遇錦見不賢是漁亦可以濯錦也賢不賢之見何者而
非為我師資之益者耶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人子事父母不特平時要有愉色婉容雖有過而諫時亦要
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為深愛其親也○幾諫是一段不違
又是一段不怨又是一段不違者不背其初仍復幾諫也不
怨者又從幾諫不是便休也○幾諫是孝子從諫是賢親親

與子各盡其道過未有不寡而家未有不昌者矣

子曰父母在章

嗣人子之生便懸弧矢有志四方豈能處承之相聚而不離一眷卿如夫子之周流其遊何甚遠也夫子固少而孤矣群弟之從遊者豈皆無父母在乎遠遊之戒何也曰不遠遊者謂無事而遠遊也若有正業在遠安得而不遊且遊必有方亦自不遺父母之憂矣晦庵子辭此廢窮盡人子父母之情真是良工心獨苦也可三復而玩味○洪皓嘗遊太學父寄詩云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吳憶官蜀中父亦寄詩云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炫然二詩亦可想見父母之情矣皓得詩還省憶乃以制而還為人子者將為憶耶為皓耶

子曰父母之年章

人子於父母愛敬有不至者只緣不念及父母之年耳苟於父母之年常常記憶則雖喜其壽而又懼其衰愛日之誠自不容已矣○此知字不是徒曉得乃念念不忘之謂也不然年數豈有不知之理○喜懼不平畢在懼邊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則雖一日之養三公且不換矣況其他乎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是謹言而如不出只恥躬之不逮是原其所以謹言之心緊要在恥字惟其以行不及言為恥故言之而自不出象山子云古人言論未形事實先著此之謂也○古人如此今人則言之而易出不逮而亦不恥矣此夫子所以傷之而欲思也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有收斂着實之意不徒簡約而已以放縱失之者多以約失之者則鮮矣一直說下○約雖兼事上說而所以約之者心也還要在心上做工夫

子曰君子欲訥章

此究君子言行之心欲是心裡欲該言與行言欲訥而行欲敏君子之用心是如此○大凡講論道理不脈躬行的人終是於身心無益亦濟得甚事故出一言不若見一行欲訥言敏行者寧言不足而行有餘之意不是為言行難易之故也○胡氏云訥言者畜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此敏行者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此此說亦好

子曰德不孤章

德不孤是汎論其理必有鄰是以有德之人說德本人心所同得不是孤而立者故有德者先得人心之同然人自以類而從猶居之有鄰也必有鄰正見德不孤處若不是人心所同得則雖有德者人亦莫之從矣○易之中孚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亦有鄰之謂也有德者其有益哉

子游曰事君章

進言有機事君交友皆然若不知機數數煩瀆及至疏辱之時反成君友之過最要在知處己之道也能處己便能處人而兩無失也噫豈特君友之間當如是哉

公冶長第五篇

子謂公冶節

夫子謂公冶長可妻㐀在素行上取他雖在縲絏二句又是替他分解那一段被累事以見無害於可妻也盖長適有縲絏之累故又云耳○凡事只要盡其在我在我無得罪之道不幸罪自外至亦不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而苟免亦不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亦順受之而已矣有何恥耶

子謂南容節

南容內要入謹言行意有道不廢無道免刑俱承謹言行來然亦是未然的事盖因其言行之謹而知其必能如此也

○凡子妻南容重在取他賢處不為崇妻子保妻子之故若以此故妻之則是計較利害之私者矣豈所以為聖人耶觀此兩章聖人於婚姻參度彼己如此之審所以能有終而無弊也後世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憑媒妁兩羨之詞或乘意氣一時之諾未嘗深知二人之何如也然婚猶易見女最難知人多慎於擇婿而不慎於擇女唯財與色是論而不思家之隆替自內助始也可勝歎哉

子謂子賤章

君子哉若人是許子賤為成德處與君子二句是原其德之所由成惟魯有君子故斯子賤得取以成斯德也然須重子賤能取賢意○魯之君子即聖門的人子賤不特在聖門親

師取友及宰單父猶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者十一人故夫子曰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夫子卒時子賤年纔二十餘已成了君子亦蚤矣人顧有老死不為君子者能無愧乎○親師取友雖不可一日無者然還以自強為善方有君子之志雖處無賢之地而亦可為君子苟無君子之志雖處多賢之地而亦不免為小人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以己為問是要覩夫子之許否以自考其得失者汝器也只借器字來說見其為有用之成材瑚璉也亦只借瑚璉來說見其為貴重華美之成材器字且含糊說若太說得好了便不宜又有何器之問○以子貢之材同於瑚璉固是可

取者以子貢之材止於瑚璉亦是可惜者器也而未能不器
夫子進子貢之意溢於言表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仁而不佞或人不重在仁只重在不佞是病仲弓之意不知其仁仁字與或人所謂仁字不同或人是認重原為仁夫子是就仁道之全體說不知其仁亦輕夫子亦不重不許仲弓之仁只重在取仲弓之不佞○佞人之言亦說得有理不是鄙倍之詞但他所說的只以口去應答人全不根看心來所謂好言自口也如子路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亦是有理的但他使子羔時原來無此意思只因夫子責他總以此語來抵答故夫子云惡夫佞者

子使漆雕開仕章

夫子使漆雕開仕是曰其學將有得而材有可用也吾斯之未能信開卻見得道理要萬分透徹方可用世使有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的規模非隨世以就功名者真超乎尋常之表而出於夫子意望之外矣○開不是不欲仕夫子亦不是悅其不仕重在信上蓋既知其未信必求所以能信信而後仕天德王道之會其全者此也夫子以此悅開若云悅其不仕則與使仕之意悖矣○虛齋子曰今人少知章句訓詁便進之學宮未幾作經義有成篇便得補廩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望中舉中進士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無暇于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學識既粗淺規為亦卑狹非所謂俟

其熟而食之也仕進之不速古人者以此哉

子曰道不行章

夫子在中國豈無可隱之處必云浮海者見中國之亂甚也從我者其由與以其勇於義耶○浮海不是容易子路不應如此之愚便以為實獎而喜甚因夫子不許別人只許他想是他有過人處故喜夫子恐他以勇自足而不復求進故以無所取裁抑他正是激而進之之意○好勇過我輕帶過還重識其無所取裁此二句求汎說不要指喜從浮海一事勇者而知裁度以適義則為善用其勇矣

孟武伯問子路章

子路之於仁不能必其有無且莫說出恐礙武伯之又問只

含糊云不知也○又問還是問其仁由也果可使治賦有勇知方是怎

求也何如亦是問其仁求也藝宰乘邑長家長可使爲宰思思是怎

赤也何如亦是問其仁赤帶立朝爲官者皆然此都要人爲

擯意赤願學禮樂者也與賓客言容貌詞氣定有可觀者矣

○問夫子許三子之材而不許其仁仁與材如何分白仁是

心之天理才是力之所能有材者隨他力量㪅去亦能有成

但恐未必純乎天理又其感應處恐未能到自然且或長於

此短於彼仁則天理渾然泛應曲當誠於此動於彼若夫子

之得邦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三子之兵財禮樂

不足言矣○賦可治也而三乘不與行宰可爲也而分崩不

能守賓客可言也而眷親若處朋友此可見三子之未仁矣

○三子固是未仁亦不是不仁夫子所以不直說不仁但說我不知他的仁耳詞婉而意屬三子省之哉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章

顏子是聖門第一箇人汝與回也孰愈夫子豈不知得又豈是閒問正是屬意子貢處蓋將他與顏子較量要他知得不如便就其所以如顏子也

一是數之始十是數之終二是一之對聞一知十不是限定十件只借十與十之數言始終謂其即始而見終也聞一知二不是限定二件只借一與二之數言彼此謂其因此而識彼

弗如也是就子貢之言而然之吾與汝弗如也又因子貢之言而許之汝以為弗如回誠哉弗如也然弗如之言非自知

者不能遁非自欺者不肯遁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自屈之勇則不盡於已至由此而造之亦可以如回矣語許汝弗如之賞也

陽明子曰子貢多學而至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夫子特問以提醒他子貢却不知又說聞一知十聞一知二又在聞見上說了故夫子曰汝弗如也吾亦謂汝弗如也不是許他之辭○問聞見之知如子貢者是明從外入心性之知如顏子者是明從內出否曰此似是而非之說也凡明皆從內出未有自外入者水之能鑒水之清也未清澄之而已清豈自外至哉鏡之能照鏡之明也未明刮之而已明豈從外得哉雖聞見之知與實際之知不同然聞之而省見之而通亦電光影照而後有也不然雖聞雖見不知也明不

從外得則學不假外求又何疑哉

宰予晝寢節

宰予也是箇習智的人豈至如朽木糞土夫子意謂予之自棄寂可惜天地間除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墻方不可杇予也未便至此何乃自棄乎不足責矣此正是喚醒他處不足以予為朽木糞土

始吾於人也節

宰予平日所言想是好學的事今乃晝寢却是不能行了故夫子責他行不掩言○始吾於人二句輕意重今吾於人二句夫子於人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豈是聽言信行於予而後改者特設此以警予之改過也○予之晝寢只是

好逸逸可好哉以雅之堅而益有周遊于逸之戒以禹之堅而亦被寸陰之惜以周公之聖而亦所其無逸况於吾人而可好逸哉逸則心弛而惡生勞則思皆而善出是無逸者可以去惡而遷善也十日委積則有伴食之譏須臾裁决則成救時之相是無逸者可以立功而揚名也逸樂則多欲多慾而能全生者寡矣無逸則寡欲寡慾而不壽者鮮矣是引年而長生者亦無逸也逸可好哉彼好逸者眞糞土朽木而已矣朽木有作悲歎

子曰吾未見剛章

吾未見剛者空說若說明了剛字之義武人便知所以為剛不以申棖之悻悻者對○世間唯義理實引義理是心之本体養得心体完睟便一股精神奮發出來抵當不住入水而

不寒入火而不熱儀秦失其辯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煩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何等強剛猛故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凡嗜慾纏縛能使人軟纔有嗜慾自己的便要顧惜別人的便去謟求如何能剛得故學者須先克己克了自然見義必為死生之際且不能奪矣又有何顧惜有何謟求以至軟軟頹頹而不能出人一頭地哉

子貢曰我不欲人章

程子云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使有甚妨礙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是把此身在天地萬物中看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絕不見人己了學問到

此是心體完全周流無間存之為天德發之為王道聖人盡性之能事畢矣○子貢不敢自任為仁但他說的却是仁者之事非爾所及夫子亦不是以難沮子貢蓋據此時說教他不要躐等須是深造而自得也○子貢嘗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夫子說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纔可到無的地位恕便是箇及仁之方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此以夫子之教說文章性與天道皆是教重性道上子貢前此但聞文章之教至此始聞性道之教而歎其美也○文章日見乎外者故不分造詣之淺深皆得聞之性與天道必造詣之深然後與之言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智則其言不

不可得而聞矣○看來夫子之文章便是性與天道與等妙處子貢不能窺測故以為不可得聞他原只在聞見上用功意況形諸言而後可聞也豈知文章之所在即是性道之所在無時無處而不是可聞者何待於言乎若說性與天道另在文章之外則所以為文章者又何道耶聞得文章而不聞性與天道都是習之而不察由之而不知者矣可謂知道乎哉○

子路有聞章

此是寫出子路勇於行的心事重在惟恐有聞恐是心裏恐也既恐其有聞則所以行之者自不得不急急矣○惟恐有聞不是不樂於復聞只因先所聞者未之行若復有所聞便先後堆積而行之不給了此所以恐懼○看來子路亦只在

聞見上用功夫有聞如此無聞何如乃子思却不然曰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子貢是不足孔文子故有此問此好學非盡性明倫之學好問亦非拆節下賢舍已從人之好大槩是國政民事之問或古人所行其善可法者不憚耐心考究思所以效法之或細校之議問闕之論不以下詢為恥就所訪而行之便是真要說得斟酌若直是君子的學問豈有攻疾妻遺之擧以如此之人亦謚為文者節以一惠謚法固甚寬也

子謂子產章

君子之道四四者都不要說得太好如惠字本是未盡善的恭敬義三字亦說得淺若太好了則一篇恭一敬止一向共

而行便盡了君子之道何以只有其道之四也○使民是驅使之義有裁制之意義與惠相反可見子產寬猛兼施矣

子曰晏平仲章

平仲與人交久而敬之正見其交之善○此章合上章亦見夫子之交友乎產是君子的人平仲是可久的人夫子所以友之也子貢嘗云夫子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所以與之者夫子曰子產於民為惠主而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以夫子而兄事之也此其人可少哉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龜出蔡地故以名之龜謂之鬼神者以其靈而知吉凶也文仲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其惑甚矣焉得智○刻山於節畫

藻於梲是極其崇奉以徼福也室內還不止此想皆如此刻畫何如其智者人皆曰文仲智矣吾不知其何如而為智耶

子張問曰令尹章

子文三仕三已無喜慍者以仕本為國非為已也舊政必告新尹者以政本為國亦非為已也知有國而不知有已故曰忠矣○文子家貲不止馬只舉馬以見其富棄而違之是違了齊邦至於他邦而違之是違所至之他邦也之一邦而又違之是又違所之之一邦也數數去亂而欲潔其身故曰清矣○未知是不知其心焉得仁是云其事亦只如此未便見得是仁也○問子文所以三仕三已告新尹者若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文子所以去亂者若皆出於事理之當然

而非不得已於利害之私亦得為仁否曰仁是天理之純全忠與清是仁中之一事全體了仁則忠與清都在其中矣季文文子之事縱然恰好亦只是一端之仁非仁之全體而可則以仁許之乎看來喜慍不形亦是箇好人了夫人無論登顯仕只一得第便落不自勝態不露色相者有幾如王子明狀元及第郊門却妓樂之迎向敏中官至僕射廚中無燕客之擬歐陽玄不帶官樣門前絕簫鼓之鬧者幾人哉吁嗟富貴倘來寂無根蒂愉窳是夢何可認真彼以得失為悲喜者殊未參透此關晒破清慎勤是居官的三字符而清尤為先故曰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又曰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若愛一文便不值一文了且彼貪墨之人不知其欲何為哉若為身圖謀遺不留

堆金積玉渾閒事口食身衣用幾多若為宮室謀不閒猶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若為田園謀不閒園是主人人是客閒君還有幾年身若為妓樂謀不閒黃金用盡教歌舞罷與他人樂少年若為子孫謀不閒子孫強如我要錢做甚麼子孫不如我要錢做甚麼大抵欲海無邊回頭是岸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覺得來便都無事矣不表表然清白吏哉

季文子三思章

文子之三思是思之已審又展轉反覆更無已時非謂三次思量也〇天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可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不窮思止於再者夫子要人以義理制事不汨於利害之私也〇陽明子曰再斯可矣橫

淇以為聖人深許之詞若曰再思可矣況能三耶伊川以為聖人不許之詞曰文子雖賢再思可矣況求能三也二先生之言不約而同可見三思者難得矣○莒僕嘗弑君竊寶公緣之文子欲君命而斥於境外亦三思之一事也且曰奉文仲之教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然襄仲之難無禮甚矣不鷹鸇於襄仲而鷹鸇於莒僕三思及此何如也謙者以季氏擅權削弱之禍為始於文子然則文子之罪及或而已哉

子曰甯武子章

夫子稱武子只重邦無道愚不可及上智可及邊却輕些○愚按有道無道總是成公之時有道自復國以後說無道自失國以前說晦庵子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誤矣武子

是莊子之子公族之禮父死子繼成公初年莊子嘗會盟於
向至三年武子始盟於宛濮是莊子死於二年之左右而後
武子為大夫也文公之死久矣武子何緣得事之乎
智字或以有道則仕為言或以行所無事為言俱不是須就
居官在朝事上接下通達明達說方穩○武子九世公族與
國同休戚不比別箇臣子無道亦不得不盡心但他當此時
艱危沉晦若不知其事之利害是非而為之昏昏似愚的人
乃翛然卒妙運其用而禍亂漸消國家安定而人亦莫能識
其故此其用智深密心指猶人之上而非常所可望者也夫
子所謂不可及也若以不避艱險為愚保身濟君為不可及
是教天下以叛君而且以成敗論人物也　註訓未然

子在陳章

夫子因道不行思量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故發此歎歸與歸與處說吾黨以下正說歸與之意○吾黨小子不止吾魯之人凡四方從遊在門者皆吾黨也狂簡二字不分狂者便簡只重狂字就狂處說斐然成章如言語成箇言語文學成箇文學政事成箇政事之類但其所成者一任乎狂而不知所以裁之未免過中失正耳歸而裁之以中道也吾其容已乎夫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血汗霜蹄見重於孫陽之廐區區狂簡亦何幸而裁成於夫子之手哉○聖人之心真是天地生生之心也一毫不盡便放不下為當時討便要道行為後世討便要道傳狂簡之裁成六經之吾憲此是何

等心体何等事業故曰質於堯舜遠矣

子曰伯夷叔齊章

夷齊清而隘惡惡宜至終身然能不念舊惡都是清之好處故夫子表之於此○夷齊胸中都是秉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也其人能改便自然可惡了更復何惡今人見人有惡惡而惡之誠是也然或改了又惡之便是惡其人不是惡其惡矣○舊時之惡也是激人為善的意思後來之不念又是成就人的美處始終只是以善待人故人怨是用希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章

直者平心順理以應物若有一毫計較作為之私便不是直不必說到掠美市恩處○乞醯與人亦事之小者如何以

此病微生曰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乞醯與人是以為己之醯而不明其為鄰之醯縱明其為鄰之醯然要之恩亦從己出了王沂公曰恩欲己出怨使誰當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章

此說人之可耻但重在心不在上足恭者禮本如此卻以為未足而添足之匿怨友人者令人不備終是要復讎而減其怨不獨曰丘耻之而必曰左丘明耻之者見得為君子所共耻也嗟人何為而不自耻耶

顏淵季路侍節

夫子分付人言志都是教人的意思不是明言語看他志願如何便可以施裁成之教

子路曰願車馬節

子路之志是云車馬輕裘今固未之有願有之而與朋友共雖至於敝亦不憾也敝且不憾況於未敝而肯吝乎○人之病在於有已惟其有已則骨肉親戚之間亦不免有吝更不消說朋友與朋友共親者可知矣

顏淵曰願無伐善節

顏子之志是云善勞今固未之有願有之而無伐無施善若是性分之所固有勞是職分之所當為也亦何必以之而驕人乎○問善勞之分如何曰自我能之說為善自及於人說為勞亦不是兩件事○夫子嘗遊農山顏子子路子貢侍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曰壞他千里搴旗執馘

唯由能之子曰勇哉子貢曰齊楚交兵陳說利害以釋其患
唯賜能之子曰辯哉顏子曰回願得堅主輔之敷其五教導
之以禮樂使民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爭之患則由無
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子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
民不繁詞顏氏之子有之曰善曰勞此亦可想見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節

子路願聞子之志此問極好便可以發夫子之蘊顏子豈不
知問以子路年長不敢先也○夫子之志正是天地萬物為
一體不待位而後能者位不在時則遇老者而安之遇朋友
而信之遇少者而懷之隨其所接而此志無不行也位在時
則盡老者而安之盡朋友而信之盡少者而懷之遍乎天下

而此志無不行也若必待位而後能則此志亦徒託之空言而未見之行事矣○子路須有車馬輕裘纔得與朋友共猶有所待於外顔子只就性分理會無伐善施勞則車馬輕裘之共不足言了然以顔子比聖人猶有箇善與勞聖人則至仁無恩無善之迹而亦無勞之名矣○程子說聖人是天地氣象蓋聖人一理渾然泛應各當不費心思不着氣力老者有安的理便與之安朋友有信的理便與之信少者有懷之理便與之懷直與天理一般嶽便峙川便流草便夭木便喬鳶便飛魚便躍天地不尸其能而萬物亦不有其功此是無爲而天下化熙熙皡皡之氣象也盛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

訟字是借用的訟者訴係家之過不少假借内自訟者文是心内自訟不徙外面如此此等人決是做改過的故未之見

○陽明子曰人心之明皦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其不能改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湯聖人也亦惟曰改過不吝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説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則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危則其心亦與人同也危即是過惟其兢兢業業常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耳聖賢所以立無過之地者只是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乃時

時自見已過之功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爾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兼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減然能奮志於為學則猶有可為者至於四十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故夫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切切預為爾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至過時而徒悔也陽明此說讀之有不寒心而急急於改過者其亦無人心者哉

子曰十室之邑章

忠信是質之美者如丘不如丘二如字都訓作似。言不如丘

之好學者不似丘之好學也焉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得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好學則不得為君子學其可已乎

○問好學是如何曰學問思辨行皆學之事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可謂好學也已然其要歸亦只在保養此忠信之全体擴充此忠信之大用耳忠信者誠也好學者誠之者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五者之事是爲果能此道爲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況於質美者哉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復賞　閲